

# 白话《古清凉传》

唐 蓝谷沙门 慧祥 撰  
今 西坡居士 译

游礼感通四

我小时候就崇尚特殊的气概，长大后更加笃定，每听到有建功立业的消息，便慷慨激昂。谁知一旦幡然醒悟，就进入了佛家寂灭境界。这才得以披揽林木，拨开荒榛，历艰难忘疲劳，一直登上中台顶峰。站在那里，俯瞰万物，傍眺千里，脚步行走在风雷之上，志向凝结在霄汉之中，忽然好象放弃了虚浮的生活，飘飘然如同凌驾在天庭之上。这才体悟壮观对人的陶冶、思考小大之间的超越。虽然没有看到王山的九层之妙，灵鹫峰的鸡足之美，想想自己这微贱的身体，得到的幸运是如何之多呀！这岂止是千年一遇，实在是万世难逢啊。只是玄妙的机关难以预兆，幽深的关口不好打开，如果不是亲眼看到，即使就在眼前也很遥远。瞻望神京，不能不生留恋之情。

虽然自从近古以来，到这里游山的很多，但看那些游山记录，很少见有条理和通达的。当时少有有心之人，所以才使菩萨宝地弃置困顿。没有高境界的记载，怎么会使后人瞻仰呢？比如昙静、昙迁、惠安、惠瓚都是释门鹈鹭、宝地芝兰，都曾经登上台顶，很少听到有谁记载下来，如果从我这

里湮没无闻,还再说什么呢?所以我开始搜寻遗文,详细采访人们所见所闻,希望那些和我有一样想法的人,能汇集资料共同整理。

又按《别传》上说:文殊师利在北周宇文氏时曾化作梵僧,来到这里,说是来访求胜迹,想拜访清凉山文殊师利的住处。那时,智猛法师向他询问是怎么回事,刚刚开口请教,梵僧忽然不见了。这好象是告诉愚昧的大众,让他们生出渴求瞻仰的心愿。如果是坚定地信仰菩萨神通的人,这还能说离得远吗?

北齐定州僧人明勔,不清楚他是什么地方的人。此人从小倜傥不群,志向坚定,听说清凉山神奇秀美,是文殊菩萨道场,于是背着干粮戴着草帽拄着锡杖来到此处,所有深山幽谷,无不都去探访,只是想见到文殊菩萨。没过几天,遇到一个奇异的僧人,看样子和他有一样的想法,也是背着干粮拄着锡杖,说是找寻文殊菩萨。偶然相处一次,忽然就生相见恨晚之情。于是明勔向异僧行礼,异僧也向明勔施礼。各自说:大圣、大圣,希望得到您的救度。这样共同说到困乏了停下来。才开始互相询问是什么地方人,各自说了自己出家的地方。明勔于是打消了疑问,为得到同志而欣慰。两人相随着登高爬山,三天以后,来到东台东南,看到一处老房子,里面有好几个僧人,都是不修边幅,容貌丑陋。最初是异僧对他们不理不睬,接着明勔也冷淡他们。互道寒暄后,异僧和明勔便在屋子里住下来。这一夜异僧忽然得了急病,困顿难堪,大小便都拉床席上,又臭又脏。一股劲叫着:“我病困,我病困……”这样的叫声,一下也没断。大家便劝明勔出去。明勔于是离开那个地方,走了百十步远,回过头来看时,住房异僧倏然间都消失了。明勔这才醒悟,是菩萨恼恨他愚昧无知。明勔撕心裂肺奔跑痛哭,

几次哭死过去。恳求哀告了十多天,再没见到什么。回到本住寺院后,对高僧讲述自己遭遇,有识之士对他说:我病困者,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有困惑之病,你应该觉悟,一定会得到菩萨的度化,脱离苦海。明勔于是谨记圣者教导,谦卑自守,即使遇上儿童和奴仆,也都尊敬接纳没有亏待他们的地方。每一起往事,便整天流泪不止。明勔活到七十多岁,在他出家的寺庙去世。

北周有个僧人,不清楚他姓甚名谁,就是以前娑婆寺主明禅师的师傅。明禅师师傅少年出家,游历名山,以坐禅修道为业。晚年来到五台山,和明禅师都停留在娑婆寺。后来带着明禅师寻求胜迹,往东台东花林山去,走到一有名的山谷,顺谷进到深山里,忽然看见一个石臼好象才捣过药,石臼旁边有一木杵,木杵上还散发着药香。师傅告诉明禅师说:我现在求见文殊菩萨的愿望已经接近实现了。一会儿有两个人走了过来,这两人形状容貌伟岸高大,长眉毛披散着头发。师傅于是手举到头顶行礼抱着那两人的脚恳求拯救他脱出苦海。仙人说:我和众人商量一下,详细考察考察你的行为。向北走了二十多步,那两人便离开了。好长一段时间后,又有一个人走来,只是说:你来到这里已得到允许,现在跟我走吧。走到一块石头边,回头对小沙弥明禅师说:你慢慢走吧,不要惊动了众人。话说过,忽然出现了茂盛的树林和清清的泉水。名花异草,廊庑交映、楼台间出,鲜花照烂,那样子好象是天宫里面。有十四五个人,有的是僧人有的是俗人,一个个仪容温和肃穆,对坐着谈笑。明禅师师傅步步修敬,迈着碎步一直走进去。他们问道:你从什么地方来,能到我们这里?但这地方是清静果地,小孩子不宜进来,你送小沙弥出去,让他到众人看不见的地方,再来相见。明禅师的师傅恭敬地说:是。听命令送出沙弥,暗自庆

幸自己的幸运，正想着开口问话，没走几步，忽然好象忘了什么，徘徊四望，刚才见到的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了高山巨谷，蟠木秀林而已。师傅对明禅师说：我和你没福气，都到了这种地步了！只好寻找旧路返回。从此以后加倍勤恳自励。活到八十四岁时，在娑婆寺去世。

隋朝时并州人高守节，他家一代代都信奉佛教，而守节的信仰尤其深，也最是精勤恳切。到他年龄十六七岁时，有次到代郡城游玩，路上遇到一个僧人，年纪大约五六十岁，自称海云。和他谈叙起来，问他说：小孩子能诵经吗？回答说：这是我的愿望。海云便带着高守节去台山。来到一个地方，见有三间草房，里边仅仅能容下身体，便住到了里边，教高守节诵法华经。穿衣吃饭则靠乞讨。高守节经常见胡僧来此，和师傅谈笑终日，胡僧走后，海云总是问：认得那个胡僧吗？高守节说：不认识。海云好象开玩笑似地说：那是文殊师利菩萨。高守节虽然多次听到告诫，还是没有悟到话中的含意。后来忽然让守节下山到村里取东西，告诫他说：女人这东西，是众恶之源，坏菩提道，破涅槃城。你到人间后，应该特别谨慎。守节恭敬地接受教导下山，在半路上遇见一个女人，年纪十四五岁，穿的衣服光鲜华美，姿色容貌高雅漂亮，骑一匹白马，径直走到他面前，在马上向守节叩首说：身上患有急病，想下马去，马好跳跃，我制止它不自由，希望你能扶我下马，救我这微贱的生命。守节想起海云师的话，竟然头也不回走了。女子在后面追赶了好几里，说尽好话，苦苦哀求，守节执志如初，忽然间人和马都不见了。回到住处后，守节对海云师详细讲了这件事，海云师说：你是个真正男子汉。虽然如此，但那女子却是文殊菩萨，你到现在仍不醒悟？一直当我是和你开玩笑？

高守节在此处诵经过了三年，一部《法

华经》，读得滚瓜烂熟，后来听说长安剃度僧人，心中希望能得到剃度，早晨黄昏念经方便。对师父说他想去，师父说：你能念诵《法华经》，大乘种子已经成就。你一定要去，应当找个好师父。这次分别，难重相见。你在京城，可去禅定道场，依止在卧轮禅师门下。守节入京求度，不遂心愿，于是到卧轮住的地方。卧轮禅师问：你从什么地方来？回答说：从五台山来。五台山和尚派我到师父这里当弟子。卧轮问：和尚叫什么名字？回答说：叫海云。卧轮禅师大惊失色，叹息着说：五台山，那是文殊菩萨的道场，海云比丘就是《法华经》中的善财童子，是佛界的祈礼第三大善知识，你怎么能放弃跟着这样的圣人？这可是千劫万劫都没机会遇到一次的，你失误得太厉害了！高守节这才从前到后醒悟过来，恨不得粉碎自己的身骨。而愚情眷眷，还希望能再次见到。于是告辞卧轮禅师往回返，路上日夜奔驰，等回到原来地方，再什么也没有见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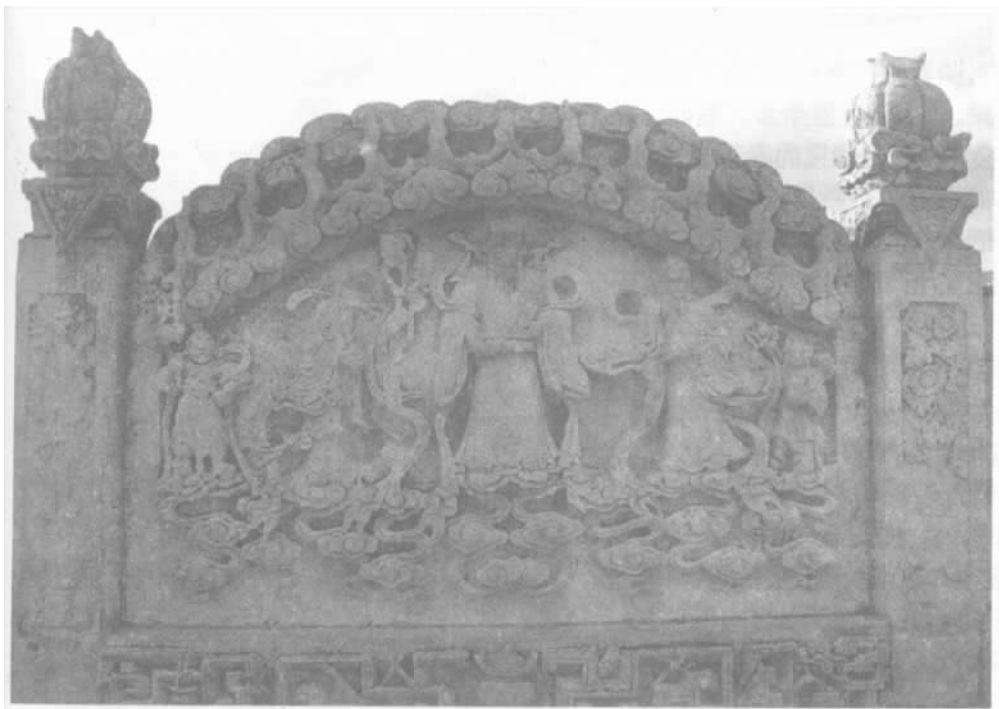
释普明，俗姓赵，是济州人。三十岁出家。依止泰山灵岩寺。每每听到清凉山的瑞像，于是不辞路远而来，游到南台的北面。在山上凿了个洞，修练功业。有天忽然遇见一个僧人，那僧身姿形体雄壮伟岸，来和他一起谈论。普明问他住哪里？回答说在这里的北面。两人讨论起生与死难以安度，烦和恼难以协调。谈得很投机。那人只是说：努力，努力。这次分别后，不时地来往了几次，也只是权且说说闲话，互相戒勉一番。后来有四五个强盗，忽然来抢劫普明，除了身上穿的以外，东西都被拿走了，但普明怡然自得，没表示一点惧怕和可惜。贼人走后，那个僧人便来了。普明对他讲了被抢经过，那僧人弹指称善说：努力，努力。过了不一会儿，有两只老虎咆哮吼叫着闯进庵里，普明仍然镇定地坐着不动。过了两天，那个和尚又来了。普明又把虎来的情形讲了一

遍。那僧人喜笑颜开十分高兴,对普明意望殷勤。又说努力,努力。再过了一个多月,忽然风雪飘扬,一会儿就雪深数尺,凝结的寒冷猛烈异常。天将黑时有一个妇女,容貌端庄姣好,告诉普明说:寒冷凄苦得实在厉害,请让我在这龕里住一宿吧。普明可怜她便应许了。妇人衣服单薄,又没有被褥,夜深雪厚,不住呻吟。哀求普明让她睡到床上。普明最初不答应。大约三更天,妇人的声音没有了。普明用手去摸,妇人浑身通冷,只剩了些稍稍的气息。普明怕引起她的死亡,把她扶到床上,脱下自己衣服连她的手足一起盖上,衬着为她取暖,希望她能暖和过来。夜既深久,普明忽然磕睡难忍,只一会儿便醒了。发现女子浑身温润细腻,非常光滑。普明内心的欲火被点燃,于是生出恶念,正准备动手抚摸,妇人已经下了床,普明的手刚搭在她肩上,妇人倏然消失了。普明于是遍身溃烂,百穴流脓。眉毛胡子头发一时间全部脱落,而疼痛辛苦彻骨贯心,屋里臭秽狼籍,蛆虫满室。普明受着这等痛苦,深深地感慨自责。跳起身一头撞到地上,大叫一声休克过去。不长时间醒转过来,像前次一样举身投地。悲泣哀号,痛苦的声音不绝。嘴里一直说:大圣,大圣,请你让我死吧,一声接一声,声声相续,如此重悔,过了二个多月,有天,忽然听到空中有个声音说:你没有禅行,不可度脱。赐给你长松药,服了可以成个俗家仙人。普明秉承告诫。虽然庆幸所听到的话但却不认识什么是长松,更加恳求怜悯,后来又过了七天,空中又告诉他说:长松就在你的草庵前面,并且告诉他长松的颜色样子和采集服食方法。普明依言取服,经过三天,身上的烂疮便痊愈了,毛发也都生长出来,脸色容貌一天天变化。于是去借住在娑婆寺僧明禅师的住处,对明禅师详细讲了他的遭遇。不久以后,便化做神仙走了。

唐朝僧人释昙韵,不清楚他姓什么,是高阳县人。前世就悟了泡幻(人生如梦幻泡影),于是辞亲出家。退入清静幽闲,名声在孩子们中很响。十九岁时,投到恒山之侧的蒲吾山精修念经。后来听说五台山是文殊菩萨住的地方,从古以来许多僧人来祈请菩萨。于是毅然拄着锡杖来拜访清凉山。刚到山下,就闻到特殊的香气。等到了大孚寺,见花园里花正盛开,又听到钟磬音韵让人心里舒畅,更增加了他的留恋仰慕之情,于是在木瓜寺一住就是二十多年,单独居住体悟大道。住的是瓦窑,穿的是破衲衣,睡的地上铺的是草褥子,根本没什么垫子席子。一器一食一受一味,很难形容他的清真简励。后跟随师父南下,命终于西河的平遥山,活了八十多岁,去世那年是贞观十六年。

释昭隐,俗姓张,忻州人。孩童时就出了家,师从习明德,住在五台县昭果寺。昭隐苦节真心,超越与他一起的所有人。学佛的名次在那里,证道非常深刻。总是住在树林边,沉溺在神圣的静默里。住在木瓜寺二十年,佛光寺七年,大孚寺九年,人们所感受和见到的事迹,很少详尽的。至龙朔年间,会曠登上台山那天,昭隐的气血已经不旺,仍然拄着拐杖引会曠到大孚寺。感受扑灭火灾的祥瑞,都同亲眼看到了。七十多岁时,端然跏坐,在本寺去世。和他一起的僧人明隐,专门从事淳修,常常学习五停心观,也有四十年,大多住在清凉寺等处。

僧人明曜,不清楚姓名。十五岁时,早就离开了红尘俗网,到处求师访道,没有一定的师父。明曜住昭果寺,常常念诵《法华经》。读华严经时,每每做出佛光的见解。曾和解脱禅师一起到大孚寺祈请文殊师利。到花园北面时,见到一个僧人,面容服饰不像平常人,慢慢往前走,又到了东边佛堂,将要向东拐,明曜当时惊喜交集,跪爬



着赶上去,到了跟前几尺远,却什么也没见到。悲伤叹息了很久,才和解脱禅师一齐回去。明曜身高七尺,面容威严和雅,谈话讲叙抑扬顿挫,走有走的规矩坐有坐的规矩。会曠先到的五台山,亲自接受了他的礼拜,他对会曠说:我在隋朝大业十二年见安禅师,游历名山诸寺,礼拜观看圣迹。今日又见到法师你,真是不可思议啊,祝愿法师长命无病,弘赞佛法。这一年他一百零六岁。还没有拄拐杖,而神采不减。后来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纪才去世。

代州有个文人,不知道他的姓名,二十多岁时,登台礼拜。忽然遇见一个僧人引他走到东台的东面,来到一个住处,屋宇和普通人家一样,里边有一百多个僧人。原先引他来的人问他说:你能住下来修道吗?回答说:能。于是在那里住了半年。僧人们大多拿药当饭,有时也兼吃点瓜果蔬菜。清亮得好象神的住所,都很少说话。又在水井的南面,看到一片茎叶,像荷叶一样圆,宽大概有八尺左右。每天扯去一半,明天又长得和

原来一样了。最初感到奇怪,慢慢也就不放在心上了。于是也和众僧徒共同采摘上吃。时间长了,请求暂时回家看看,僧人也放他走,没有一点没让他走的意思。回家住了几天,赶紧跑回来。只看到山谷如旧,其它都没有了踪迹。频频寻找求访,寂寞如初。那人怪自己不知道遇上了菩萨,不断悔恨责备自己。我见到他时,他已经七十多岁了。

唐朝龙朔中年,不断下旨命令西京会昌寺僧人会曠,与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行圣迹。会曠等人恭敬地当面接受了圣旨,连夜驰赴五台山朝拜,并带着五台县令吕玄览、画师张公荣等十余人一同登中台。离台还有一百多步,远远看到佛像,宛然和真容一样。挥动手足,循还顾盼。渐渐走到跟前,展转分明,离我五步远的地方,忽然不见了。当登上台顶时,还没来得及安排,有两处闻到香气,更加芬芳浓烈。又在塔前派遣画师张公荣,妆修旧佛,用笔点眼睛刚完,同时听到洪亮的钟声传来。后来正要西台,远远看见西北方向有一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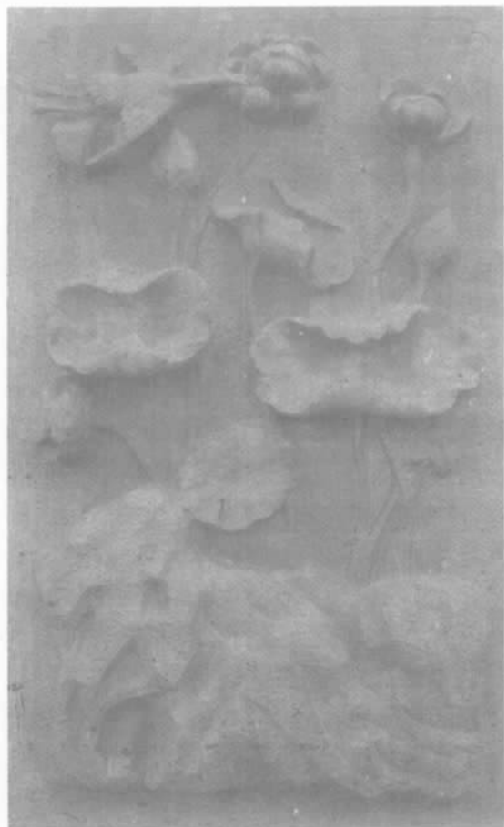
人,身穿黑衣,骑着白马奔跑而来。大家都恭敬地站下来,等到距离五十步左右时,忽然不见了。会曠庆贺这少见的幸遇,更增加了恭敬拜访的心情。然后又到大孚寺东堂修文殊菩萨旧像,在焚烧杂草时,火势蔓延开来,烧燃花园,火焰眼看越来越大,花园离水井四十五步,派人去绞水还没有到,殿堂后忽然腾起一朵黑云,有五丈高低,随即便下起雨来,骤然将火全部浇灭。黑云马上就在出现的那个地方散了,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。一行人走到梵仙山,内侍张行弘又闻到异香之气。大家从南向北,凡是古迹都追寻存亡,名僧大德都亲自顶礼膜拜。

会曠等人既然接受朝廷命令,亲眼看到佳兆祥瑞,详细奏报,得到圣旨赞扬。于是清凉圣迹在京城更加闻名,文殊化现昭然显扬于道路,使悠悠然沉沦世俗的人认识到佛法冥报之深,蠢蠢然迷失方向的人觉悟到大智慧的默默到达,这都是国君的力量啊。如果不是信仰达到极致,感动神灵,怎么会降下从来没有的巨大声音,显现出不可思议的神圣事迹?千年以后,人们会知道高宗皇帝和武后对佛教的崇仰。会曠又画了一幅五台山的地图,以及讲述这次出行的传记一册,在京城周围广泛流传。

西域梵僧释迦蜜多罗,是师子国的人,从小出家,本来住在摩伽陀国大菩提寺,四方游走弘扬佛法。从唐高宗天真麟德年间来到五台山,说要在清凉山礼拜文殊菩萨,自己说九十五年来,常常是赤足行走,每天只吃一顿饭,有时候七天空腹。他还兼修露天坐禅,不在房屋里住,每当吃饭时都要向东北方向跪下磕头。到这里不长时间,给高宗皇帝写信,得到皇帝的准许,供给他资金让他宣传佛法,皇帝派遣鸿胪寺掌客当他的翻译,凉州僧人智才骑着驿马给他送需要的物品。释迦蜜多罗在乾封二年六月登台山,随行带领五台县官一个,民工劳力四十

个,以及其他僧人俗人总共五十多人。最初上台山那天,从思阳村出发走了三十里,中午时将要到达,因为迦蜜多罗不吃饭不喝水已经三天了,吃完饭就要走的时候,让翻译告诫众人说:文殊菩萨大圣的住处,几亿劫都很少听说。况且是亲自去,大家要克制欲念,专心致志,不要喧哗,如果碰到什么,各自要沉默。于是前进,道路又窄又难走,前后联翩而行,迦蜜多罗与二个僧人走在最前面。快到山下已经能望见清凉寺时,在半山腰,忽然碰到一个神僧站在岩石上。随即五体投地,顶礼数拜。又登了不远,便有好几个人听到钟声闻到香气。在离台南五里的地方,迦蜜多罗让大家停下来,命令民工们堆起土坛二层,高一尺多,周长一丈左右,采摘山上名花,稠密地装饰在四周。迦蜜多罗日夜六时绕着土坛作法事。而且每天好几次洗澡。每天早晨用四个干净的瓶子盛满清水,水上撒上粳米好几合,牛奶半升,让人跪下捧着。迦蜜多罗念咒许愿一百多次,每天对人们说:把水从脸上倒下去,这是西方的供养之法。经过两夜以后才吃饭。吃完饭登台。台南面乱石满地,还有三里多。迦蜜多罗跪着走(被石头磨得)血肉破骨头都出来了。登到台顶,见有白兔白狐绕塔转了一圈消失了,就在塔前面五体投地跪拜,从辰时至酉时,才回到住的地方。

第二天早晨又一次登台,皇帝派遣的姓王使者和我以及二三个僧人俗人离开他十多步,跟随着围在他四周。姓王的使者过了一會兒发议论说:在京城时听说这里有很多灵瑞,来了以后,却什么也没见到。虽然有钟声香气,也没什么奇特的吧,人们传说的,怎么好多是假的呢。话刚说完,迦蜜多罗便让翻译责备他说:你是个俗人,不懂佛法,怎么能在这里胡言乱语说诽谤佛的话呢?我从小以来,没有其他德性,只是寻



求礼拜圣迹,作为我的心灵依傍。西方传记上说,南闫浮提有圣人的永久住处,共二十九所,我所经过的,连这里共九处,但是自外祈请,十分辛苦艰难,或者一年半,一月半月,心里祈祷和做的事,也还经常得不到允许,现在这里的大圣以慈悲之心,来赴众生的愿望,以我德性的寡薄,就很满足了。你生活在皇帝身边,已经获福无边,怎么可以轻率地胡说,嘴会招来大祸呀。姓王的于是鞠躬顶礼,不住忏悔谢过。奇怪的是迦蜜多罗并不懂汉话,相隔十多步,汉语发音自然象是隔了层天,远近的人也没听到,忽然有这举动,大家无不吃惊叹息。当时跟随的人们,更是感到惊异。已经重新登台,于是将香花和钱币投进太花池内。又转东南方向到大孚寺。大孚寺东堂外的墙壁的泥皮大半脱落了。迦蜜多罗亲手用泥抹墙,让它洁净了才停止。在里面住了一宿后,便上了回京的路。回到京城以后,详细对道宣

律师讲述他此行的感触。

我和梵僧登台那些天,心里默默许愿说:这里是清凉胜境,应该安放舍利,让来往的人们观礼,这不是大善事吗?

迦蜜多罗回京后,我便到定州恒阳县黄山,打造了玉石舍利函三枚,其中大的高一尺七寸,打算安放在中台顶的塔内;小的两个,高九寸,打算安放在北台上的铁浮图里,并制作了莲花色道异兽之像,也就囊括了一方土地的好事了。当时定州隆圣寺僧人智正和佛门信徒有孝行的郗仁听到我的愿望,都表示要一起去,在总章二年四月,智正等人都有了。智正这年已经七十多岁,徒步跋山涉水八百多里。并且带着美味佳肴上山供养。就在这一月的二十三日与台山僧尼道俗,大约六十人都登上台南面,刚刚下了坐骑,黑云四合,雨下数滴,大家都很惊惶恐惧,恐怕不能安放。于是捧着舍利和函盒就上。上去后磕头礼拜,竭尽诚敬,焚香采花供养舍利。每次将要安置石函的时候,忽然绕塔四边大概一百余尺,云雾廓清,团圆如镜,等安放好石函以后,黑云又象原来一样合回来。当时有一尼姑,独自到太华池供养,只见池里有大鼉大龙盘绕,伴随着方龙花鼉之像,一会儿云晴雨霁,在台顶过夜。第二天早晨到北台,以所拿的香花供养敬设。中午吃过饭后,安放舍利,安放后行礼跪拜。大家哀痛哭泣着离开。有一个僧人大便紧了,在台下的东北面刚拉出一点,只听山谷下隐隐有打雷一样的声音,心里害怕赶紧起身,正拉起袈裟,有一股黑风勃然拂衣而过,那个僧人忧戚惊悸十分不安。

我在五台山呆了二年,才回到京城,我回的那天,有个不知姓名的清信之士,随后也登台山。那人年纪二十左右,衣服褴褛,自己说是从抱腹山来。认识的人相传,那人经常在并州街上绕街乞讨,拿乞讨到的

钱做滤水囊,滤水囊有七八寸大小,做好后随处劝人使用,大概共做了几千个。当他到台山来的那天,也带着十多个清信士登台。回到清凉寺下,忽然听到钟声,听到后赶紧磕头行礼。于是和同行的一个人寻找钟声,既到寺里后,发誓要住一夏天,礼拜祈祷供养。在北崖之下结草为庵,最初几天,不时听钟声或早或晚响,十天后,每逢吃饭时便准时响起。又在佛堂里读经到深夜,轻微有神光明亮地照着,不用点灯烛。信士神态容貌简朴通达,行动举止严肃恭敬,在他面前,让人自惭形秽。凡有所谈吐,总是绵绵入微,当时总怀疑,这不是个简单人。我与他稍有些接触,不能很详细地讲出来。

荆州覆舟山玉泉寺僧人弘景,是个高僧。在咸亨二年二月从西京到五台山礼拜,顺了他的心愿,不清楚他有什么感受。

慈恩寺僧灵察在上元二年七月十日到五台山礼拜,走偏了路到了代州,碰到一个并不相识的人,不多一会儿来了,引着灵察从台北木瓜谷上北台,经过两宿,每天六时都曾听到钟声,又在夜里听到几百只青雀在左右飞着鸣叫,但却看不到鸟儿的影子。又到中台,住了两夜后又往西台,将要走的时候,有百鸟飞着在前引路。回到中台,才飞离远去。

这年又有并州尼姑四人登完台顶回时,有个尼姑随手摘了五朵花,想往下走时,迷失了道路。又饿又冷,梦到一个僧人赐给她饮食,因而不再饥饿。僧人告诉她,因为她盗花五茎,罚她五天不能回去,但不会有其它痛苦,不要害怕。五日满后,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
西京清信士房德元、王玄爽小时候结为尘外之交,并因为读《华严经》读到《菩萨住处品》,于是一心想到胜地一游,在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共同登台,初初在半路上将到吃饭时间,忽听山谷下大声告诉说:吃

饭时就要登上东台,并且听到钟声闻到香气。后来有天又重去,没吃完饭食,又听到山谷下大声连连告诉他们说:登台要迟了。既然听到这个告诫,随即出发。后来回到京城,幸然畅述感想。并请有名的行僧摆下斋宴讲述。

洛阳白马寺僧人惠藏本来是汾阳县人,隐居的高僧。孝敬皇帝重修白马寺,集聚名僧大德,种植福田,惠藏最受信任。在调露元年四月与汾州弘演法师、同州爱敬寺沙门惠恂、汴州沙门灵智、并州沙门名远以及异地同志沙门灵裕等于娑婆寺坐夏禅,九十天里精加忏洗,过夏后坐完禅,与道俗五十多人相次登台,惠藏禅师与三十多人将要到中台时,共同看见一群白鹤,和他们随行了好几里,恰巧到台顶时,忽然消失了。僧名远、灵裕等一十八人先到东台,看见五色庆云。僧惠恂后到,也一同看见。名远在中台佛塔东南六十余步又见到杂色瑞光,形状好象佛像,光高大约三丈。有人去追赶佛光,跟随着行礼二十余拜,好久才灭了。僧灵智在太华池南三十余步看见佛好象太阳一样,差不多有三丈大小,几百几千种颜色重迭杂沓相间,飞扬照耀,难以形容。所有人都形容服装严肃庄重屈伸俯仰,佛光中都能看见,好象对着明晃晃的镜子,灵智等夺目丧神,心魂失措,顶礼诚恳,过了一会光才消失。又灵智等人正看见佛光时,佛塔前有三个小和尚在头顶和胳膊上焚香,以身供养,也见此光在他们东面。惠藏等人周旋往来,经过七天,这才从原路回去。

## 支流杂叙五

后魏永安二年,恒州刺史呼延庆在此打猎。有四个猎人看见一头很大的山猪,不同于普通野猪,一箭射中后,追赶带箭逃跑

的野猪。追赶到中午时,初下的雪地上血迹仍然很明显,追到东南一片平原之内,有条溪水向南流,溪的东面有房屋,屋宇连接,猪逃进门里,门外站着两个老人,须鬓皓白,拄杖问道,你们是些什么人?实话告诉后,老者说:这是我家的猪,你们瞎射一顿,本来应该怪罪你们,现在就算了吧,不要进我的门里来。猎人对答说:我们是拿肉当粮吃的人,已经打猎三天了,猪既然得不到,请给些吃的东西我们再走。回答说:可以。到村子东面,拿枣当饭吧。那时枣刚熟,枣树上枣很稠密。猎人吃完,都拿皮袋装了枣,从原路返回,对呼延庆讲了经过,还剩一袋混着树枝树叶的枣。

北齐隐士王剧,住在这山里,好养生之术。武定年间,文襄在并州为母亲匹倭大妃做四部众大斋,齐王亲自带领百官到斋所前驱逐行人静道,看人都远远射避。这时有个人,面色红润,眉毛胡子新颖异样,衣服鲜艳华丽,身材魁梧。离马前百步左右垂臂而行。前驱打着马呵骂赶逐,竟然追赶不上,逼到城角,那人隐进了人丛里。文襄远远看到了这情景。到斋所后,王烧香礼拜。那个人也在斋席上坐着。文襄亲自问他籍贯姓名,问他有什么法术?回答说:沧州人,姓王名剧。从小喜爱恬静,受不了家庭琐事,寄住在五台山,没有什么道术,听说大王设四部大斋,福德无量,心想参预礼敬三宝的盛事。

代州郭下村有个叫聂世师的人,人们认为是个不寻常的人。年纪五六十岁,面容貌黑中透红,目光澄澈专注,耳朵有四寸多长短,住房窄逼简陋,衣服又破又旧,不论见到僧人俗人,都劝他们行善积德。有时悄悄告诉人,让人到五台礼拜。近来有个挑选官职的人,恐怕不能称心如意,专心念佛,夜里梦见有人对他说:你不要发愁,当的是代州的官。我姓聂名世师,你应该认识

我。选官的人惊醒后,权衡一番后,果然和梦中所记差不多。诚心访问,恰巧看到聂世师形象状貌和梦里一模一样。于是脱下一件新衣服送给他。从此以后,代郡的官僚们经常接济他。但他得到的东西随即就给了乞丐了,如果没有要的人,便扔在家里。我有幸见过他一次,中午共同吃饭,看他的行动举止,实在和普通人不一样。凡是得到饭食,必然分开让给上下坐着的人。此次一同潜行六和,敬事法食吃完饭后,临别对我说:闫浮提人大多不会安定聚会,师傅你应该努力。后来在他临终时,家里的钟磬自己响了,僧道俗人送葬者云集而来。

繁峙县城内景云寺边有个老人,姓王名相儿,采药为业。我曾经在他家里吃饭。老人和我谈叙,说起他的徒弟们曾到台北大柏谷采药,忽然在一块方形石头上发现一双手,红赤鲜白,文理分明,齐腕以上合掌生长在石头里。弟子寻思这大概应该是药,打算到家后寻找药方料理。于是拿刀割下来,包裹了好几层。放在采药笼内,和其它药材合起来放在袋子里,担上回家,快要出山时,心想,如果这是仙药,或许会变化,试着拿出来看看。等到打开一看,只有袋子还在,那药和笼都不知到了哪里。弟子敬畏地叹息着,后悔没有当时吃了。山上还有种药叫长松,把这种药的根吃了,皮肤颜色会象茭苳一样白嫩。药长三五尺,味微苦无毒,长久服食保证有益,至于解各种毒虫的毒最是灵验。老百姓都很珍贵它,经常采回来以备急用。但神农本草经及隐居所记并没有这种药。近来有沙门普明,节操昭著,感动神明,空中有声音告诉他,因而流传开来。值得庆幸啊,末世苍生能遇到这大仙的赐予。这一类的药有一百余种,大黄、人参使这一类显示了繁盛。

《古清凉传》终